

乾隆南巡记
下



清·不题撰人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乾隆南巡记

第二部

(清)不题撰人 着

第三十九回

叶公子通贼害民 柴翰林因侄会主

且说仁圣天子在松江府与日青穿州过县，游山玩水，又暗中访察各官贤愚，见文武俱供职，十分欢悦。因见日中闲居无事，自觉烦恼，复同周日青四处游玩。是日午牌时候，偶然行至扬州府属邵伯镇地方，屋宇美丽，百货俱全，往来负贩充塞街道，三级九流无所不有。此时仁圣天子与日青且行且看，见此繁华喧闹，不觉心花大放。猛抬头，看见聚利招牌，写出海鲜炒卖，酒宴常便，随即与日青步入酒楼。见其地方清洁，铺设清幽，又有时花古玩与及名人字画，尽皆入妙，因此仁圣天子拣一副座头靠街，以便随时观玩景致。斯时十分大喜，连忙呼唤酒保：“有甚佳肴美酒，即管搬上来，待我们尝过，果然可口，定必多些赏银与你。”酒保一闻有赏，心中大喜，实时答应一声；“客官请坐，待小的送来就是。”随即下楼，拣择上好珍馐美酒，陆续送上楼去，说道：“请二位老爷开怀慢酌，若要甚么东西，尽管呼唤小的，便当送来！”斯时仁圣天子与日青二人举杯畅饮，谈笑欢娱。正饮之间，忽见一汉子大踏步上楼而来，满面怒容，睁眉哭眼，连呼：“酒保，快拿酒菜来！快拿酒菜来！”酒保见他如此性急，又带怒气，不敢怠慢，即时将酒肴送上。那人自斟酌饮，自言自语，满肚劳怨，似乎怒

气冲冠。仁圣天子见此情形，十分诧异，因暗思忖：“这汉子如此举动，莫非有甚冤情不能伸雪？抑或被人欺压，难以报仇？”左思右想，不明其故。复又见其越喝越怒，此时仁圣天子更不能忍耐，连忙起身问道：“你这人甚不通情，今日在此饮酒，系取乐起见，何以长嗟短叹，怒发冲冠，连累旁人扫兴，何苦如此？”这是仁圣天子一团美意，欲问他有甚冤屈，好代他出头报复。不料此汉子积怒于心，一闻仁圣天子动问，越发火上加油。登时反面说道：“你有你取乐，与我何干？我有我生气，焉能扫你兴？其实你自己糊涂，反来骂我！”因此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争斗起来。这汉子举拳乱打，仁圣天子急急闪过举，三拳两脚将汉子打倒在地。日青看见，急忙相劝。仁圣天子放手。这汉子起来，一肚子怒气无可发泄，自思如此悔气，不如死了倒为干净，因此欲行自刎归阴。仁圣天子见其情景，殊感诧异，急夺回他手内钢刀，再三问他缘何寻此短见，如有甚么冤屈，天大事情不妨对我真说，或者可以为你干办得来，亦未可定。为何在此忧愁？那人说：“我系小生意之人，有时卖菜作活。祸因兵部尚书叶洪基之子叶振声，屡欲代父报仇未得其便，是以私通山贼，两下往来，同谋大事。皆因粮草不足，不能举事，故而私设税厂，抽收厘金，刻剥民财，以致货物难卖，觅食艰难，万民嗟怨。今日经此地路过，却被税厂巡丁截住货物，加倍抽收。我因心中不服，与他们理论，谁料他们人多，众寡不敌，却被他们抢去货物，血本无归。他们如狼似虎，我只得急急走开，避其凶恶。适因走得心烦意闷，特地入来饮酒消遣，谁知酒入愁肠，更加火盛，又值客官多言问我，未识详察，致有冲撞，多多得罪了！”仁圣天子闻言，说道：“竟有这等事，小哥你高姓大名，说与我们知道，待我与你报仇雪恨就是！”那汉子说：“我乃前翰林院柴运松之嫡侄柴玉是也。”仁圣天

子道：“胡说！令叔既系翰林，你就不该卖菜了。”柴玉道：“客官怪责不差，事因家叔在翰林院当侍讲学士之职，并无错误之处。所为祭扫皇陵，被昏君贬调回乡，累得一贫如洗，以致米饭不敷，不得已教馆度日，又叫我们日中做些小买卖，欲谋升斗，藉资帮补而已。”仁圣天子闻言，暗自忖道：“果是我之错！”原来，柴翰林当年因随仁圣天子祭扫皇陵，各文武官员一齐都到陵上，那仁圣天子系好动喜事之人，又系多才博学之辈。因见石人石马排列两旁，偶然欲考究柴运松学问，因指石人问：“这唤甚名字，取何意思？”柴翰林对道：“此系上古忠臣，名叫仲雍，生平忠义为怀，因为思念故主，自愿在此守陵，以报高厚鸿慈。因此传至今时，仍旧肖立其像，无非欲壮观瞻，为勉后人忠义而已。”仁圣天子闻言，龙颜不悦，说：“翰林学问如此哉！既知此事，而颠倒其名字，可见功夫未能专究，学力尚觉荒疏，所谓差以毫厘，谬之千里也。这石人乃姓翁名仲，确系上古贤臣。而仲雍乃系孔门之弟子，与此事毫不关系，何得如此牵强，殊属糊涂之极矣！焉能坐翰林之堂？”因而意欲贬调，即口吟一诗曰：翁仲将来唤仲雍，十年窗下少功夫。从今不许为林翰，贬去江南作判通。仁圣天子这首诗明系贬削运松官爵，由正途而过佐式之班，须则降调微员，犹幸不执正妄，奏欺君大罪。运松只得隐姓埋名，授徒度日。固有这个缘故，今日柴玉无意说出情由。仁圣天子想到此事，皆因朕一言之误，致果他如此艰难，问心良不自安。实时对柴玉道：“我高天赐，向在军机房办事，与你令叔有一面之交，你可先行回去通报，说我高某前去烧了税厂，即来拜候也。”柴玉闻言大喜，愁怀顿消，告辞先去。这且慢表。

再言仁圣天子见柴玉去后，自与日青商量，说：“叶振声情势横行，立心不轨，胆敢私设税厂，害国殃民，殊堪痛恨也！”

况朕已经许了柴玉报仇，不如趁早算清酒钱，我二人即去看着税厂如何？再行设法烧毁，你道如何？”日青说：“甚是道理！就是这个主意。”说完，忙到柜前结清酒菜银两，二人举步出了聚利酒楼，望前而去。过了邵伯镇，来至十字路口，二人即停了脚步，日青说道：“不知那条路可去税厂？”仁圣天子闻言，说：“是啊，可惜未曾细问玉兄，如何是好？”日青说：“不妨，路在口边，逢人即问，岂有不知？况此处系通衢大路，一定来往人多，无容心急也。”二人正在言谈，尚未讲完，忽见有数人挑担前来，言语嘈杂，不知所云。忽闻一人大言道：“原来上官桥税厂系叶公子私设，并非奉旨抽厘。”日青闻说，忙走上前拱手问道：“你所言上官桥，未知从那条路去，远近若何？伏祈指示，感领殊多！”那人将日青上下一看，说道：“客官想是远方来的，待我说与你知。那上官桥地方，系甘泉县管辖，由这条路直去，转左而行，便是上官桥了。离此不过五里之遥，因系水陆通津，往来大路，所以五方杂处，商贾南云集，竟成一大镇，十分闹热。客官到那里一游，便知详细了。”日青闻言，拱手答道：“如此多谢了！”话完即与仁圣天子依他所说直向前行，无心玩景。偶然来至三叉路口，转左而行，忽然望见远远一座大桥，行人如织，热闹非常。日青道：“想此处即是上官桥了。”天子说：“行前便知，何用忖度？”正言间，不知不觉来至桥头。上立一石碑，写着“上官桥”三个大字。桥下湾泊大小船艇，不计其数。过去便是一大市镇，两边铺户牙排，百货流通，无所不有；高楼酒馆，色色俱全。其税厂就设在桥旁码头。仁圣天子一见，登时大怒，随即往市上大声言说：“你等众百姓须听我言，我乃高天赐，向在刘镛军机处办事，因与同伴周日青到此，闻得叶振声在这里私设税厂，害国殃民，为害不浅。况我专喜锄强扶弱，好抱不平，今日特

地到来，烧他税厂，以免商民受其所累。惟恐独力难支，故此对你们说及，如系被他害过，并有胆量，前来助我一臂之力，放火烧他。倘有天大事情，系我高某一人担待，保你等无事。”说完即同日青往税厂。入门，假意问道：“贵厂系奉何官札谕开办？有无委员督抽？因我带有上等药材百余箱，欲行报验，未知与扬州钞关同例否？抑或另立新章办理？请道其详。”税厂见他言语举动大是在行，且有许多货物前来报税，众人十分欢喜，不敢怠慢，连忙说道：“客官请坐，待我细言其故。此税厂系因兵部里头缺少粮食支放兵丁，所以兵部大人准奉当天子，颁发开办，现已半年有余，俱系按月解税银入库，以充兵饷。因此与钞关旧例不同。客官若系报税，在此处更觉简便，从中可以省俭些须，又不致担延时日，阻误行期。”仁圣天子闻言，大声喝道：“胡说！看你等蛇鼠同眠，奸谋诡计，只能瞒得三岁孩童，焉能瞒得我高某过？你等须好好照实说来。如若不然，我即禀官究治，取你等之命。”各人闻有大怒，骂道：“你是何等样人，敢在太岁头上动土？莫非你不闻我家主大名？看你如此斯文，胆敢言三语四，莫不是遇了邪祟？抑或心狂病重？你须快些走去，饶你狗命；倘若再在此混帐，我们请家主出来，你二人有些不便！”仁圣天子与日青闻言，十分大怒，实时无名火高有三千丈，大骂道：“你这狗头，不知好歹，等我给点厉害你们看，方知我高某的手段。”话罢连忙举步向前，将厂内什物推倒在地，日青急忙取出火来，将篷厂烧着。各百姓见此情形，料他有些脚力，连忙多取来柴以助火威。税厂各人见不是头路，必然寡难敌众，不如走回报知公子，再作道理。斯时，乃十月天时，又值北风大起，正是：火凭风越猛，风动火加威。登时将税厂篷寮烧毁干净，余烬恐防连累民间，急着众百姓扑灭，诸事停妥。仁圣天子与日青”临行，复

大言道：“我系北京高天赐，住在柴连松翰林庄上，因叶振声私抽剥民，我等待来除害，现今虽已烧了，惟恐他起兵报仇，反害了你们百姓，问心难安，故待说与你等知道，若系他有本事，尽管叫他前来会我，不可难为别人。”说完，即与日青直望柴府而去。回言柴玉得闻天子这些言语，口虽欢喜，肚内狐疑，又不知他系何人，有此回天手段。因此急急举步回庄，入得门来，仍气喘不定。运松见此情形，不知何故，急问柴玉道：“今早你上街买卖，何以这个样子跑走回家？”柴玉对道：“侄今早出门买卖，时经过上官桥，被税厂各人抢去菜担，加倍抽收，后在聚利酒楼遇着高天赐老爷与周日青二人，如此长，如此短，及后来说起我叔名字，他说有一面之交，故此着侄儿先回通报，他随后就来拜会等语，因此走得气喘吁吁。”运松道：“原来如此！你道他是何人，这就是当今天子。因前年有人对我说及，主上私下江南，改名高天赐，四处游行，访察奸官污吏，及民间冤苦，至于奇奇怪怪事情，不知做过多少，是以我得知道。今日圣驾降临，务要恭敬迎接，方免失仪也。”说完，即刻着人打扫地方，预备酒席款待。再说仁圣天子与日青行行走走，不觉到了柴府门前。即令日青入去通报说：“高天赐亲来拜会！”门子闻言，即刻入内报知家主。运松闻说，立即带同子侄，各人衣冠齐整，大开庄门，鞠躬迎接。仁圣天子见他行此大礼，恐防传扬出外，反惹是非，连忙将嘴一撮，眼色一丢。运松实时明白，会意说道：“高老爷驾临敝庄，请进，请进！”三人谦逊，一面携手入到中堂，分宾主而坐。运松唤人看茶。茶罢，开言说道：“久别金颜，萦绕梦寐，今日幸睹无颜，实慰三生之愿也。”当时仁圣天子答道：“好说了！我因遇见令侄，得悉仁兄近日景况，故此特来一候耳。”运松连忙答道：“足见高情，不胜感激之至！”即有仆人前来禀道：

“刻下酒筵已备，请高老爷入席。”运松道：“知道了！”随即请仁圣天子与日青一同入席，畅饮琼浆，谈些世事。忽闻炮声震地，喊杀连天，三人吓了一跳，不如何故。忽见柴玉报说：“叶振声起了许多人马，前来把庄上重重围住，水泄不通。想必系因烧他税厂，到来报仇！”仁圣天子闻说，开言问道：“他们来了多少人马？系叶公子亲带兵来？抑或另招贼寇？玉兄可悄悄出去看个明白，前来回话。我自有主意。”柴玉领言，即出了庄外门楼，暗中打探，见他们安下营盘，团团围住。又见叶振声在庄前耀武扬威，十分勇猛。手下有七八名教头，另有数千兵丁，随后簇拥前来，开言骂道：“闻得高天赐藏匿你们庄上，因他将我税厂烧了，故此到来取他狗命。你们快些人去通报，若系有本事不怕死的，速速叫他出来会我，就算为豪杰；如若不然，我等打破庄门，夷为平地，寸草不留，你等死无葬身之地，悔之晚矣！”柴玉闻得此言，即入堂报说：“叶公子带齐教师陈仁、李忠、张丙、黄振、何安、苏昭、卢彪等，自己亲身前来督战，口出不逊之言。”登时仁圣天子气得二目圆睁，须眉倒竖，连忙开言说道：“自古兵来将挡，水来上掩，他既胆大寻仇，我一不做，二不休，索性把他们杀了，免却一方大害，岂不妙哉！”

仁圣天子当时立刻发号施令，着柴运松在敌楼上擂鼓助威，周日青行头阵，柴玉保住圣驾，攻打第二阵。倘若打破重围，可以走出，便有救星了。如系被他拿住，务奋勇冲重围，报知官兵来救，方不致误事。”吩咐停妥，周日青连忙齐集庄客，共有数百名。随即开门冲出阵前。阵仁手执画戟，连忙挡住。日青喝道：“来者通名！”阵仁道：“某姓阵名仁，系叶公子府上第一位教师。你是何人，敢来纳命？”日青道：“放屁！你不是我对手，快些教叶振声出来！吃我一刀！”手中画戟照面

刺来。日青急忙闪开，二人交上了手，战有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天子见日青不能胜敌。急忙同柴玉冲出接战。敌营内有李忠、何安、卢彪截住斗杀。未知胜负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

陈河道拯民脱难 邹按察救驾诛奸

却说仁圣天子见日青战至两个时辰不能取胜，又见陈仁枪法厉害，始终并无破绽，料日青决难敌得住，急忙率同柴玉冲出阵前助战。柴运松自在门楼上擂鼓助威。谁料敌阵上教师李忠、何安等一齐围裹上来，截住厮杀，不容帮助日青。此际仁圣天子与柴玉只能急架忙迎，刀来枪挡，枪去刀迎，相杀两个时辰，战经二十余合，看看不能取胜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并没还刀之力。此时仁圣天子且挡且走，拚命奔逃，岂料敌人众多，喝喊声团团前来，竟将仁圣天子与柴玉困在核心。那日青见天子与柴玉被困，一时心慌意乱，手略一松，却被陈仁一枪刺来，日青急忙闪过，不提防张丙横扫一棍，将日青一跤跌倒在地，仰面朝天。陈仁等急赶上前拿住，用绳捆绑，解送营中，交公子发落。陈仁等返身复来夹攻天子与柴玉，谁料又有黄振、苏昭各领兵冲出帮助，更加厉害，被杀得七零八落，庄丁十去其七。柴玉见势不好，恐防有失，不能取胜，慌忙撇了圣驾不顾，独自提枪，奋勇左冲右突，欲出重围。那仁圣天子亦因重重围困，水泄不通，谅难两下相顾，只得东奔西走，冒险冲围。往来数次，力倦筋疲，仍旧不能冲出。这是仁圣天子该定有这场惊险，所以碰着。叶振声见教师战了许久，尚未能捉获仇人，犹恐被

他走脱，因此带齐亲兵及税厂巡丁，亲自出营观战。这班巡丁指圣天子说道：“这人就是为首烧毁税厂凶徒高天赐。本事非常，十分厉害。”叶公子一闻巡丁之言，十分大怒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忙着家丁火急前去报知各教师，务要生擒高天赐，方消此恨，切勿放走于他。各教头闻知公子吩咐，不敢怠慢，各欲争功，发声喊，四围追赶过来，齐声喝道：“公子有令，快些捉拿高天赐！”犹如铜墙铁壁一般，围将上来。仁圣天子闻言道：“不好了！”亡命奔逃，无处躲避，恨无两翼，飞出重围。看看迫近身边，勉强支持抵挡，不想仁圣天子战了这半日，肚饥力乏，遍体疲倦，被一阵长枪大棍横扫而来，竟将仁圣天子打倒在地。李忠急忙上前将其擒住，解送公子营中。那柴玉即趁此机会，即刻奋起精神，冲出围外，无心恋战，急忙逃走，取救兵去了。正是急急如丧家之狗，忙忙若漏网之鱼，一口气不知跑了多少路。江南分巡、淮扬海河漕事务兵备道陈祥，系陕西省人，由翰林出身，荐授此职。是日乃三八堂期，应到臬司衙中禀事，正在鸣锣喝道而来，那柴玉因跑得势猛，留脚不住，横冲了宪台道子，恰被差役拿住，问是何人，柴玉正思首告叶振声女干恶，苦无门路，抬头见是兵备道牌，极口喊冤。道宪喝道：“你有何冤事，在此叫喊，快快照直说来，饶你之罪！”柴玉道：“小人是避难逃出来的，有天大事首告，不敢当着众人明言，求大人带小的到私衙密禀。”大人吩咐带他回衙，一进衙门，便把柴玉带入内堂，问他首告何事。柴玉连忙跪禀道：“小的系前翰林院柴运松之嫡侄。因女干恶叶振声私通山贼，开设税厂，刻剥小民。小民心中不服，不肯遵抽，被他欺压。忽然遇着高天赐老爷，问起情由，将他税厂烧了，以除民害，后到小人庄上与家叔聚会，小的方知高天赐即当今天子。谁想叶振声狠心，贼性未肯干休，知对头在小人庄内，

立刻聚集山贼喽罗及亡命凶徒家丁等众，约有数十人马，杀到庄前，四面围困，水泄不通。家叔闻报大惊，即奏知仁圣天子，设法退敌。天子见奏，圣心大怒，实时命周日青打头阵，着家叔在望楼上擂鼓助威，又吩咐日青如系战败，你即刻冲围，走向各衙报知，调兵剿贼；若系胜仗，朕随同柴玉出来帮助杀贼。嘱毕，各人束装停妥，日青先行出战，经有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负。仁圣天子即忙与小人一同冲出接应。因敌众我寡，看看越战越多，不能抵敌，以致日青被擒，仁圣天子被捉，小人惟恐失陷无人取救，冲出重围，拚命逃生，致有闯道之罪，乞大人恕罪。”陈道台闻说，如冷水淋头。一惊非小，即忙请起柴玉，坐下说道：“令叔与我同年，彼此系属年家，无用拘礼。现在既系仁圣天子被捉，彼各有无受伤？”柴玉说：“无伤，盖因叶振声发下号令，要擒生功，故未有致伤，还算不幸之幸。大人宜急急设法调兵救驾为要。若稍迟延，犹恐误了大事。”陈道台说：“然也。为今之计，我们火急到臬台处禀明，调集各营武弁，点齐各路军兵，赶速前去救应，方免失误事机。年侄你道如何？”柴玉说：“就是这个主意。”话完，陈道台实时传令，着本署带兵官速速点齐兵马，即去臬台署前听调，毋得延迟违误。令毕，随即与柴玉上马，先行直程来至按察头门。柴玉下马，走至报事鼓旁，双手拿捶将鼓乱击，把衙慌忙喝问何事，柴玉道：“有军机大事密禀大人，递速通报！”衙役闻言，不敢怠慢，急忙入内报知。邹按察闻报大惊，未知甚么机密，忙传语请见。柴玉、陈祥一同步入中堂，邹按察见陈道戎装打扮，复又吓了一跳，连忙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有何机密，因何如此装束？快些说来！”陈道忙禀道：“伊乃柴运松翰林之侄柴玉。缘圣驾下临柴府，却被女干贼叶振声统带山贼将柴府前后重重围住，仁圣天子与日青刀战不能抵挡，先后被捉。现

因事关紧要，不能延缓须臾，因此卑职先将本衙弁兵调齐，在辕门候令。请大人卓夺。”臬台听禀，立传值日书差上堂，着令草檄文呈上观看。”其檄云：

为檄飭各营弁兵遵照事：现据淮扬海兵备道陈祥赴辕禀称，有女干贼叶振声系前任兵部尚书叶洪基之子，祸因本年贼子叶振声串同山贼私设税厂，祸国殃民，情同叛逆。偶值圣驾微行至此，洞烛其女干，特将税厂烧毁，以除强暴而安善良。返料贼子豹虎性成，不知悔过，胆敢聚集山贼亡命等众，借报仇为名，围困柴府第，因此触怒天颜，亲临退敌。奈贼党众多，轮流诱战，以致仁圣天子及周日青将军力怯被获，有惊圣躬。本司据各情惊惶倍切，合亟出檄传报，为此檄。尔各营弁兵知悉，檄到即便遵照，立即点齐官兵前去救援。事机紧急，毋稍延缓，致干罪戾，须至檄者速速。

各差役接了檄文，赶急分了各营，催取救兵。不消一日，各路勤王之兵一齐俱到邹臬台处禀见。参将冯忠、游府陈标、都司同江、守备李文剑四营将官，一同叩见。其千总、把总、什长、队长并四营马步兵俱在辕门安扎候令，共计约一万有余。臬台见将勇兵强，满心欢喜，实时传令，放炮起行，登即拔营俱起。正是炮响三声，旗分五色，人马浩浩荡荡，杀奔叶府而来。

话分两头，不能并说，只得放下此边，再讲那边周日青与仁圣天子先后遭擒，被陈仁，李忠等解到叶公子案前。公子大喝道：“你二人胆敢将吾税厂烧毁，今日被擒，有何话说？”日青骂道：“你这女干贼，目无法纪，罔上横行，刻下死罪临头，犹未知悔，你好好将我二人放出，万事皆休；如若不然，我们手足知我二人在此，一定前来救应，斩草除根，尔等死无葬身

之地矣，悔之何及！”振声闻言，只激得怒气冲冠，即以手指二人骂道：“今日你等肉在砧上，任我施为，尚敢胡言乱语，直正死有余辜！”即对陈仁等说道：“某本欲取一人置之死地以报深仇，奈他们余党尚多，未曾落获，恐后为害不浅，故欲待其余党前来接应，然后协力捉拿，一并治罪，尚未为迟。你等主意如何？”各人皆道：“吾等亦欲如此！”公子实时吩咐家丁，将二人带往左便囚房监押，拨家丁二十名轮流看守，以防疏虞走脱。话完，随与陈仁、李忠等人宽怀畅饮，庆叙战功。忽闻炮响连声，惊天动地，各人正在狐疑，只见家丁走来跪报公子：“不好了！小的听得邹臬台会同四营将兵共有万余人马，杀到府来了。不敢不报，请令定夺。”振声闻说，大惊失色。陈仁劝道：“公子不必惊慌，自古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何用惧他？趁他刻下兵马未到，宜早预备迎大喜，即着莫问谁引至囚房内，将兵丁赶散，打破囚门，救出仁圣天子与周日青二人。回头将莫问谁一刀结果了。陈祥连忙跪伏地下说道：“圣驾受惊，皆小臣来迟之罪，伏乞宽恕！”仁圣天子道：“卿等救驾有功，何言有罪？”即扶起陈祥问道：“女干党曾否捉获？”陈祥说：“臣固奉令救驾，故不知外面胜负如何。”仁圣天子闻言，急着柴玉、陈祥先去助战，朕与日青后行，四围接应。陈祥等领命，即忙举步向前。仁圣天子与日青随后赶到。那叶振声及各教头见高天赐等与周日青在阵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又遇到力兵上来助战，不能抵挡，俱各大败。叶公子与苏昭力敌两军，并不怯战。却遇仁圣天子与日青来助阵，正是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红。叶振声一见，惊慌无措，却被李文剑一枪刺去，正中咽喉，结果了他性命。日青将双铜照苏昭头上打来，打掉苏昭半个天灵盖，呜呼一命哀哉。其余家丁一众，各自逃生。日青等不来追赶，仁圣天子道：“头见余党尚众。”

即与日青等赶急上前，分头帮助捉贼。陈仁等被冯忠追逐，正在力怯，且挡且走，却撞了日青冲来，拦腰一铜，把陈仁打下地来，冯忠上前一刀，取了首级。张丙欲来接应，反被日青敌住，一来一往，一冲一撞，不提防冯忠取了陈仁首级，从后追来，举刀一撇去了张丙一只左手。张丙负痛而逃，日青复奋勇赶上，一铜结果了张丙。那边李忠、黄振又遇了仁圣天子生力军，自思断难抵挡，急急奔逃，却撞着冯忠，合兵上来，与陈标首尾夹攻，生擒李忠、黄振去了。这里周江与何安、卢彪战了多时，未能取胜，恰值二路官兵得胜，围上前来，将何安、卢彪困在是心。何、卢四面受敌，纵有七手八臂，焉能抵挡得住？欲待冲围，又不能得出。官军枪挑刀劈，乱砍下来，杀得何安、卢彪二人；干流浃背，眼目昏花，手下兵丁七零八落。正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自知抵挡不来，束手受缚。各兵丁即将何安、卢彪二人捆绑，实时解送上仁圣天子案前，请旨发落。斯时，仁圣天子见女干党剿除殆尽，十分大喜，即传令鸣金收军，安下营盘，再作商议。邹臬台闻命，立即传齐冯忠等四营将官，点视三军，有无受伤情事。于是各自回营查明，一同禀复道：“各营弁兵托赖大人恩荫，又藉天威下临，所以女干贼一律肃清，兵丁并无伤损，皆国家洪福所致也！”邹臬台闻禀，十分欢喜，即将擒来李忠、黄振、何安、卢彪四名女干贼奏明，请旨定夺。叶振声等四名均系在阵上当场杀毙，如何办理之处，请旨圣裁。此时仁圣天子闻奏，天颜悦道：“卿等救驾有功，朕心嘉尚。可恨这班女干贼害国殃民，复欲谋害朕躬，实属罪大恶极，不容宽赦。至首恶叶振声等，业经杀毙，着毋庸议。惟李忠等四名，着即行正法示众，以儆奸暴效尤，而安善良。”邹臬台等即将四贼遵旨正法，割下头颅，揭竿示众。仁圣天子见诸事办妥，十分大喜，着令各官将兵勇散回营中，以重职守，又令

邹文盛暂行回衙供职，候有旨下之日，另行升赏，以奖勤劳，兼注销此案。并嘱：“朕与日青仍旧要往别处游行，不能在此耽搁，卿等切勿扬言出外，致生事端。”语完，正欲与日青出营，恰遇柴运松寻看回来，碰个正着。原来当日柴翰林在望楼上擂鼓助威，因见仁圣天子与日青被陷，一时心慌意乱，无计可施，迫得以走为上着，急忙下楼微服逃遁，往亲戚家暂时躲避，俟慢慢访明仁圣天子下落，再来相会，预早就定下了这个念头。今日邹臬台督率许多人马捉拿奸贼，满城中沸沸扬扬，喧传远近，运松如何不知？固有这个机会，自己再细细打听清楚，故特到营相会也。仁圣天子一见柴运松之面，大喜道：“卿家究竟往那里去来？累朕日夕悬望，现朕已草下密旨一道，柴卿可作速回京，带往军机处，交刘镛开读，自然仍着你在翰林供职。待朕回京之日，再行升赏。卿家作速回庄打点可也。”话完，即与日青别了各官，出营前去。邹臬台欲率同文武远送一程，因仁圣天子不准，各官也就罢了。

暂且搁起天子往别处游行，后有交代。回言柴翰林见天子已去，因自己有王命在身，急急与柴玉拜别各官，回庄打点去了。然后邹臬台饬令兵备道陈祥及四营将官，各各带领兵勇回衙供职，恭候旨下，不提。

再说柴运松叔侄回到庄上，见四处墙垣破坏，屋宇悄然，不觉潸然泪下，说道：“古道，圣驾临臣宅，一定有斗杀，语非诬也。今日虽然家散人离，伏幸歼除多贼，报还此恨，又睹天颜，复还原职。”正在思想，忽见家人妇子陆续回来，运松因一家团聚，十分欢悦。随即吩咐柴玉道：“我现有圣旨在身，不能耽搁，刻日就要起程进京。你可在家谨守田园，照应家务，并赶紧催工匠回来修葺各处墙垣为要。我因京差紧急，不能亲自在家经理。”再三叮嘱，然后吩咐家人柴禄收拾行李马